



由于海外工作的经历和对文学的挚爱，我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可谓情有独钟。它曾陪我走过青春、迈过不惑，在澳大利亚的风风雨雨里伴随，在美国的朝朝暮暮中厮守。

1989年至1994年，我在驻澳大利亚使馆教育处工作。当时没有中文电子媒体，中国留学人员可以接触到的中文媒体只有海外版，可以说，是海外版让海外学子同

老师写道，“海外游子自有与别人不同的深沉感受。何况本文作者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之一，何况他又是初为人父就抛妻别子远渡重洋，自然更加刻骨铭心”。是啊，远离亲人、家国是刻骨铭心的，借海外版抒发这种情感并受到关注更是刻骨铭心的！

2006年至2012年，我又被派到驻美国休斯敦总领馆工作。作为教育领事，我的主要工作是跟留学人员打交道，为国家公派人员和知名学者订阅海外版依然是重要工作之一，能够收到和读到海外版也是留学人员的一种荣耀。我也不断收到他们的反馈：“为我订阅的海外版，发挥作用可大了，不仅我看，室友看，周围的同学都争着看，我离开了，其他同学接着看。可千万别给停啊”；“从未想到，海外版读起来是那样亲切，就像能够在异国他乡、边缘小镇吃到中餐一样有味道。”

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了解留学人员的生活，我经常写一些散文发表在海外版上，如《这里龙卷风曾来过》、《我没有女儿却嫁过女儿》、《洛杉矶杂记》、《红皮护照上

的泪花》等，有时也帮助留学人员修改和推荐稿件。通过这些工作，我与海外版的赵晓霞编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她不仅鼓励我写稿，有时也约稿，使我能及时把握海外版的脉搏。此外，我还把海外版刊登的留学安全、留学点滴、留学生活等报道剪下来，制作成PPT，在联谊会、干部会议上演示介绍，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没想到这些PPT至今都是我在高校和留学中介机构讲课的素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外版不仅走进了我的工作、生活，也走进了我的家庭、朋友，成为心灵深处的一块“自留地”。

回忆过去这20多年的海外经历，从留学生到负责留学人员事务的教育外交官，海外版一直与我朝夕相处，日夜陪伴。前几天整理发表的诗文，一页页、一张张过往的和最近的海外版呈现在面前，一幕幕、一段段海外经历浮现在脑海，它们像久违的老朋友跟我聊着、分享着岁月如歌的往事，共叙肝胆与共的友情。聊着、聊着，泪水打在海外版上，留下一枚圆润的印章。

## 我心灵深处的“自留地”

魏礼庆

步感受到祖国的脉动，同时海外版和教育部寄来的录像带成了连接我们教育处与留学人员的纽带。在此期间，我曾在海外版上发表一些关于澳大利亚教育、汉语教学与中国留学人员活动的诗文。从发表的诗文中可以看出，1992年之前海外版用的是繁体字，1993年就改为简体字了。

后来，海外版的负责人听说我有意到北京发展，就希望我到海外版工作。1994年4月回国后，我便直奔海外版所在地——金台西路2号。正当我回路之时，意外地遇到中国日报社总编朱英瑛。我们曾在济南相识，此次相见，聊得甚是投缘，他便动员我到中国日报社工作。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成荫”，我就阴差阳错地入职中国日报社。中国日报在人民日报家属院有两栋宿舍楼，我每次到同事家做客，从迈进人民日报的家属院开始到离开，总有一种别别扭扭、说不清的感觉，仿佛这个家属院寄托着我的美好梦幻。与海外版的失之交臂化为了我心中蓓蕾般的情结，那种状态恰如张爱玲笔下的“胸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1997年，我被派往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订阅海外版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海外版的报道，特别是关于国情政策、汉语推广、中外交流、文化传承、留学安全等的文章，不仅成为留学人员了解国内形势的窗口，也成为了留学人员相互了解的途径，同时丰富了留学人员的学识。每次到留学人员集中的高校放映电影，海外版也是必备之物，可以说，它是最受广大留学人员和家属欢迎的礼物。

1999年2月，我的一篇《回眸匆匆二十年》获海外版《为人父母》征文奖，资深编辑袁鹰老师亲自点评。这让我感慨万千，也更加拉近了我与海外版的情感。袁



本文作者于美国旧金山留影

### 作者简介：

魏礼庆，197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语学院并留校执教。1978年9月赴英国读研，1981年回国后在山东大学外事办工作。1989年赴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担任二秘、一秘，1994年调入《中国日报》社。1997年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任一秘，2002年回国后任教育部国际司中美网络语言项目中方主任。2006年至2012年任驻休斯敦总领馆一秘领事。

### 主动与阿富汗建交

1950年1月12日，阿富汗外长阿里·默罕默德致电周恩来外长：“阿富汗国王陛下政府已承认新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16日，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之意并向阁下致谢”。1月26日，阿富汗外交部电告中国外交部：“自前喀布尔离去”，询问中方“使馆财产应交由何人接管”。10月28日，周外长致电阿外长，告“中国在喀布尔使馆财产”，“暂请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代为管理”，“并对贵国政府所表示之关怀，谨申谢意”。这一期间，阿富汗驻苏联、驻印度使节曾相继向我国表示，该国因财政困难，不能派使节至我国，两国事务往来，可在莫斯科进行。中阿建交正式谈判即被搁置。

1954年1月30日，阿富汗驻巴基斯坦代办访问我驻巴大使韩念龙，表示“今年内派使节来中国”。我国外交部1954年9月10日指示韩念龙大使：“和阿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有重大战略意义，且有一定可能”，“故决定主动采取”措施，可表示“奉我国政府指示”，“愿与阿富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阿方回应：对中方提议表示欣悦与感谢，并将报告政府。当年11月30日，阿驻巴代办告我驻巴使节临时代办郑为之：“阿富汗政府已接受中国政府建议，同意中阿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使节。”阿方意见，目前两国互派公使而非大使。阿政府指令阿驻德里大使与我驻德里大使具体商谈签约问题。

12月9日，我国外交部指示我驻印度使节临时代办申健，“对阿方同意和我建交表示欢迎”，“如阿方提出互派大使，亦可同意”。12月18日，申健约见阿富汗驻印度使节一秘马可木耳（大使因病卧床），马可木耳表示：“现阿富汗内阁已经决定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公使”；“此次接触即作为正式谈判建交程序的开始”。12月31日，马可木耳再次约见申健，告

“已收到政府指示，决定在（1955年）1月20日，同时在北京及喀布尔宣布中阿正式建交”；“阿内阁改选成立公使馆之前议，而决定互相建立大使馆”。1955年1月20日发布建交公报。这一天就成了中阿正式建交日。丁国钰（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代表）、沙玛德（曾任阿驻伊拉克公使）分别是中阿两国驻对方的首任大使。

### 与尼泊尔建交谈判详尽圆满

1949年11月29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将新中国建国外交文件寄给尼泊尔外长。次年3月16日，尼泊尔外长致函王炳南，表示“来信所附通告业已送交我政府并得到我政府之注意”。可是，直到1954年11月9日尼方才有后续行动，尼驻印度大使照会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我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增进我两国间相

互的友谊和合作之真诚愿望，深为感动”；“目前之若干稽延似属无可避免”，“我相信您会谅解我们此时在此一问题上的困难”；“我国政府将十分高兴于不久将来和贵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1955年5月26日，该大使又致函袁仲贤，就建交谈判原则、日期、地点提出建议，得到中方积极回应。7月1日尼方告，愿在7月份在加德满都开始谈判，并提供尼方谈判代表名单；同时尼方欢迎袁大使作为谈判代表赴尼。当年7月7日，我外交部指示袁仲贤，同意同尼方谈判，由袁担任谈判代表赴加德满都，“此次谈判主要解决建交和互换使节问题”。

当年7月27日，中尼在加德满都进行首轮谈判，确定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尼泊尔驻华大使暂由尼驻印大使兼任，尼驻拉萨以及西藏地区其他机构“暂仍如现状”，将来可变成领事馆，至于签订友好条约等，以后再定。中尼建交联合公报于1955年8月1日发布，同时还以换文方式就若干细节加以规定。8月1日成为中尼建交日。（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 人在中国

## 我们走在纪念白求恩的旅途上

谷世安

75年前的11月12日，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牺牲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日前，由加拿大白求恩协会发起并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共同主办，由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及唐县政府承办，河北省对外友好协会、河北省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协办的“纪念白求恩逝世75周年中加国际论坛”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唐县隆重举行。论坛活动之后，加拿大代表团的几十名医学专家和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及武汉市第五医院的医务人员一起开展了“重走白求恩路”活动。

加拿大白求恩协会是我发起创建的。我从小就知道白求恩的故事，后来出国成为加拿大执业家庭医生后，更加了解到白求恩作为一个著名外科医生有着何等优越的物质生活。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甚至亲自用吸管把病人胸里的脓吸出来。这一切让我对白求恩产生了无比的崇敬，对白求恩精神有了进一步的感悟。然而，我了解到在加拿大家喻户晓的加拿大英雄，在他的故乡加拿大却并不为人所熟知，由于冷战思维，加拿大的主流社会甚至对白求恩颇有争议。我决心在加拿大宣扬白求恩精神，让加拿大的主流社会重新认识白求恩，让更多的加拿大

人学习白求恩，践行白求恩精神。

2007年我发起成立了加拿大白求恩纪念学会，当年就在白求恩逝世纪念日，组织志愿团来到中国拜谒白求恩陵园及纪念馆，并开展了捐赠、义务医疗咨询等活动。之后，我们每年都在加拿大开展活动，并组织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访问团到中国重走白求恩路、捐赠、义务医疗咨询、救助残疾儿童、讲课、与当地医务人员交流等，捐赠金额超过数百万元人民币，贫困地区及白求恩工作生活地区的受益民众达数千人。2010年学会更名为“加拿大白求恩协会”（我担任创会会长），并在联邦及多个加拿大省注册，已成为一个由加拿大主流社会参与的最大和活动最多的纪念白求恩组织。

为了纪念白求恩逝世75周年，我和我们协会从一年前就开始筹划纪念活动，先后联系了加拿大及国内近20个单位参与。10月11日至13日，纪念白求恩逝世75周年中加国际论坛隆重举行，加拿大卫生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公使衔参赞、加拿大国家白求恩纪念馆馆长、白求恩在加拿大的亲属和加拿大白求恩协会几十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出席开幕式的中外各界参会代表共1300多名。

此次论坛达成了三个方面的共识：一、白求恩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员，他到中国来并不是个人



加拿大医护人员在“重走白求恩路”活动中合影留念。

行为，也不仅仅是救助伤员。他的背后还有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二、白求恩对医学的贡献不仅是对中加两国而是属于全人类的，特别是他对创伤外科的贡献、血库的发明及创建使全世界的人民受益；三、白求恩的人道主义救援精神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白求恩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论坛期间，中加两国代表瞻仰祭拜白求恩墓、参观白求恩纪念馆并共同植下纪念白求恩松柏友谊树。

论坛后，我们沿着白求恩当年

的足迹，踏上“重走白求恩路”的旅程，先后来到抗日老区河北省唐县、涞源县，山西省灵丘县，湖北省红安县参观瞻仰了白求恩创建的卫生学校、特种外科医院、战地手术室和白求恩逝世地等旧址，为数百老区民众义诊和为老区学校、诊所捐献文体用品、医疗器械、医药用品等。所有参与者都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白求恩精神教育，更加热爱白求恩，积极投身到宣扬白求恩精神的事业中。

## 『砰砰狂跳』宜写成『怦怦狂跳』

###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那天我特意理了发，刮了胡子，穿上崭新的军装，揣着砰砰狂跳的心前往。”请您解释其中的“砰砰”两字用得是否妥当？谢谢！

北京读者 王怡祺

### 王怡祺读者：

“怦”跟“砰”虽然都是拟声词，但用法不同。

“怦”用来形容心跳的声音。例如：

(1) 看到这么好用的家庭电动压面机，爱吃面条的老李怦然心动，当即掏钱买了一个。

(2) 忽然听到一声巨响，吓得她心里怦怦直跳。

(3) 这时候，四周十分寂静，他好像听到了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砰”则用于心跳之外的撞击声或重物的落地声等。例如：

(4) 他没留神，头砰的一声撞在门上。

(5) 杯子砰地掉在地上。

(6) 忽然听到砰的一声，原来是花盆掉在地上摔碎了。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砰”跟“怦”虽然都是拟声词，读音也一样，都读pēng，但在书面语中是有明确分工的。“怦”只用于心跳，而“砰”则用于其他声响。因此“砰砰狂跳的心”宜写成“怦怦狂跳的心”。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